

蘇聯兒童讀物選譯

女神的法術

索特尼克等作
李溪橋等譯



大眾出版社

索特尼克等作
李溪橋等譯

女神的法術

——蘇聯兒童讀物選譯

大衆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四個故事和一個劇本，都是從蘇聯少年兒童雜誌中選譯的，並曾在「北京日報」發表過。通過這些生動的故事，鼓舞小朋友們熱愛勞動，發揮誠實、友愛、互助、遵守紀律和勇於負責的精神。

女神的法術

〔蘇聯〕索特尼克等作
李 溪 橋 等 譯

書號：1649(發)1954年12月第一版1954年12月第一次印刷(1—25,000冊)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11/16 字數：27,000 定價：1,700元

出 版 者： 大 衆 出 版 社 (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基)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9號)

印 刷 者： 北 京 日 報 印 刷 二 廠 (北京東四區錢糧胡同)

寫在前面

這本小書收集了四個故事和一個劇本，都是很有趣味的，而且是很有意義的。

「攝影記者」這個故事，是告訴小朋友們應該熱愛勞動。你看，故事裏的彼得，一心想做個攝影記者，他的同院的孩子們正在修運動場，要他幫幫忙，他看不起這種勞動，偏要出去照像。他照了一些什麼像呢？一個老太婆在街上跌了一跤，他照了一張；一個小孩從電車上跳下來，被警察攔住，也照了一張。最後剩了一張，他爲了和同院的孩子們「聯歡」一下，給他們照了。第二天，彼得把這些像片拿到報社去，想不到報社的編輯偏偏看中了孩子們愛勞動的這一張。怪不得彼得的朋友格利告訴他：「現在讓我們去幫大夥修運動場去吧。這樣做才是對的哪！」

「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」這個故事，是告訴小朋友們要誠實，不要撒謊。考利亞並不是一個壞孩子，可是他錯誤地以爲小小地撒個謊並不要緊。他的俄語只得四分，偏要吹牛說得了五分。看起來，這個謊話並不「大」吧？可是，他的成績單不敢給媽媽看，只好撒謊說，女老師病了，沒有發；在女老師面前又撒謊說，媽媽的手碰傷了，沒

有在成績單上簽字。後來，謊話越說越大，就像最初是蒼蠅，後來變成了大象。他感到很難過，直到在女老師和同學們的面前承認了自己的錯誤，才感到無比的輕鬆。

「華西的生日」這個故事，是告訴小朋友們應該有禮貌。華西以爲自己比別人機靈，看戲時總是買便宜的戲票却坐在頭排；在電車上不買票，還佔着「幼兒和殘廢者專座」，看見老太太也不讓座。難道華西還是個吃奶的嬰兒嗎？不，他的年紀並不小，已經快滿十三歲了啊！他的同學們都不同意他這樣不好的行爲，就在他生日那天，送給他一些嬰兒用具，什麼奶頭、積木、圍嘴等。這個諷刺果然生了效，華西以後就變成一個有禮貌的好孩子了。

「小琴的幫助」這個故事，是告訴小朋友們對同學的幫助應該採取正確的態度。小琴藉口幫助同學溫功課，實際上是去聊閒天，一下子扯到什麼運動健將呀！一下子又扯到什麼鱸魚呀！浪費了三個鐘頭，對別人沒有一點益處。因此，作者在故事的後面說：「同學們在學習上的幫助是一件非常有益處的事，也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；但是要是像小琴這樣的人想幫助你的時候，你可不要答應。」

「女神的法術」這個劇本，是告訴小朋友們應該守紀律、負責任。米沙以爲要是所冇的人忘掉了紀律，責任和義務，他就會變成一個「自由」的人。其實，他這種想法是

錯誤的。他在晚上做了一個夢，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教訓。在夢中，女神答應了他的願望，這樣一來，媽媽忘掉了她做早飯的責任，也忘掉了把小妹瓦麗雅送到幼兒園去的責任。瓦麗雅在家裏不守秩序地胡鬧，把廚房都燒着了；救火員來到以後，也忘掉了救火的責任。……這個夢，使米沙認識到紀律的重要，開始變成了一個好孩子。

我們相信：這些故事會對小朋友們有很大的幫助的。希望小朋友們讀了以後，還要照着書中所說的去做。

編者

目錄

寫在前面	一
攝影記者（德·波良諾夫斯基作）	張壽彭譯一
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（斯·沙特洛夫作）	李溪橋譯八
華西的生日（安·舒曼克維奇作）	曹今予譯一五
小琴的幫助（尤·索特尼克作）	王濤譯一九
女神的法術（尤·索特尼克作）	李溪橋譯二四

攝影記者

德·波良諾夫斯基作
張壽彭譯

「清早，彼得就找我來了，身上掛着個照像機，不像是玩意，是個真的。」

「我要做個攝影記者！」他說，「我要把各式各樣有趣的事情都照下來，投給報紙。將來登在報上，下面署名：『彼得攝影』。」

說實話，我真有點羨慕他：人家拍的照片要登在報紙上了，多光榮呀！彼得也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他說：「想給我當個助手嗎？來幫我照料照料，參加些意見吧！那將來的署名就要寫：『彼得、格利合作』了。」

我自然答應了。

我們一到院子裏，孩子們便把我們圍住了。

「喂，給我照一張吧！」舒拉拉着我們說：「我領到一個健康檢查證，要貼像片！」

「不行，不行，沒功夫，我們還有要緊的事呢！」彼得搖着手說：「走吧，格利！」

「不行就拉倒吧！」舒拉說，「我們也有要緊的事呢！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我們要在院子裏修個運動場，還有……」

馬上，大家爭先恐後地跟我們說：看房子的華老伯早晨找大夥開了個會，他建議大家自己動手來修個運動場。他說：「你們的活兒就是：掃地，鋪沙子，挖土坑。我呢，盡力幫忙。只是有一樣——不許偷懶！」

「真對，華老伯說的真對！」我說。

「那麼你們幫忙嗎？」舒拉問。我本來要說：「當然，一定幫忙！」可是，彼得碰我的胳膊肘，他說：「難道咱們跟他們一塊弄沙土嗎？咱們的事情更要緊呀！快走，格利！」

我們就往大門走去了。

「好，你們記住了吧！」人羣裏有人向我們喊，「以後你們要到運動場來玩，我們可不答應！」

「甭管那些，」彼得小聲和我說，「沒關係，等我們拍的照片在報上一登出來，他們會請我們來的！」

在大街上，我們連甚麼有趣的事也沒看着。大街還是



那個樣兒：來回跑着大卡車和小汽車。經過幼兒園的門口，我們看見女孩子們在跳繩。

「照個幼兒園吧！」我說。

「照這些小丫頭們幹甚麼？」彼得不願意。

「那麼把大街整個兒照下來吧！那倒可以算一張風景畫兒呢！」

彼得向週圍看了看說：「不行。你看，那角兒上正在蓋房子呢。到處都堆着磚頭木板。這只有把畫面給弄壞了。」

「那我可想不出來了。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。你自己想主意吧！」

「爲甚麼我自己？你幹甚麼呢？我也不是專爲自己娛樂的呀！你還是來參加些意見吧！」

「我的意見就是那些了！」

又走了一會兒。我不說話。彼得也不出聲，在跟我生氣。忽然，在我們前邊，一個老太婆跌倒了。老太婆提着個大籃子；籃子裏的東西都滾出來了：土豆、蔥頭、麪口袋。彼得急忙拿起照像機按了一下快門。

「照這個幹甚麼？」我問。



「這個自然要照的，」彼得嘟囔着說，「這是事故呀，報紙上就是要登載事故的呀！」這以後，彼得就完全不和我商量，自己左一下右一下地照起來了。照了個胸前帶着金星獎章的人，照了個果戈理紀念碑。忽然又看見個小孩從電車上跳下來。叫警察一下給攔住了。彼得把這個也照上了。

「這簡直一點用處沒有！」我說。

「怎麼一點用處沒有？」彼得反駁說，「對錯誤的事情我們應該批評嘛！這個小孩子明天在報上看見他的照片，一定要害羞的。」

我們就這樣在街上一直走到傍晚。到末了，彼得說：「差不多了，膠片也快完了。」我們就回家了。

一進院子，真想不到：院子完全弄平整了，就要修排球場了。大家正在忙着運沙土，挖沙坑，修花壇哪。

他們幹得正起勁兒，誰也沒有注意我們。彼得跟我說：「喂，這兒還剩一張膠片，咱們給大夥兒照一張吧！不是爲了登報紙，只是爲了跟他們聯歡一下吧！喂，大家站好，照像了！」孩子們在照像機前站好了。彼得給大家照完了，並且答應以後還可以給大家照。

晚上，我們把像片洗出來了。還真不錯。彼得喜歡極了，他說：「喂，你看咱照得多棒！這還不算，等登在報上，你再看看吧——說不定多麼棒呢！」

第二天一早，我們就拿了照片到兒童報的編輯部，找到了編輯主任。

「孩子們，有甚麼事嗎？」主任問。彼得說：他決心要做一個攝影記者，現在把自己照的照片拿來，想登在報上。

「噢，原來如此嗎！」編輯主任說，「快給我看，照得怎麼樣……」他拿起照片，開始一張一張仔細地看。

「這是甚麼人？」他指着那個帶着金星獎章的人問。

「這是一位蘇聯英雄。」彼得告訴他。

「他叫甚麼名字呢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連名字都不知道，還照像做甚麼呢？這個又是怎麼回事呀？」他拿起那張老太婆跌倒在大街上的照片問。

「這是件事故呀。」彼得說。

「噢噢……，真有趣……」編輯主任又看了幾張，最後說，「小夥子們，要想在報

上登呀，只有照像機還不行的。還必須明白甚麼東西對讀者有興趣，甚麼東西沒有興趣。你看，耗費膠片照這個違犯交通規則的小孩子有什麼用呢？這張老太婆的像片更不好了，上年紀的人在大街上跌倒了，你們應該急忙扶起她來，幫她拾起東西呀！好吧，就這樣吧！」

我們真沒有想到事情會這樣！我直害臊。我看見彼得的臉也紅了。

編輯主任開始收拾起我們的照片，忽然看見了那羣小孩子的照片，急忙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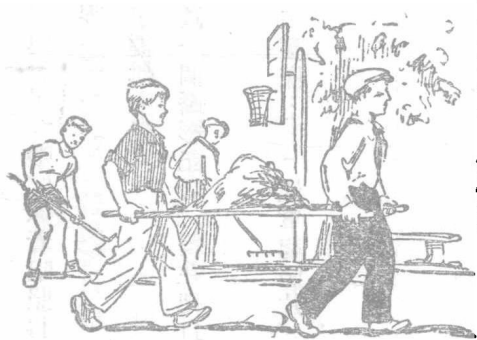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些是誰呀？」

「這是我們院子裏的小孩子們。」我回答。

「他們怎麼弄得這麼髒呀？簡直像剛從土裏鑽出來的一樣。」

「他們真是剛剛從土裏鑽出來的哪！他們正在我們的院子裏修建運動場，所以就髒成這個樣子了。」接着，我就把孩子們的事給他講起來了：他們怎麼修排球場，怎樣修花壇，還有別的一切都給他講了。

「啊，這些孩子們好極了！這些事情正好登在報上呀。」



你們住在哪條街上？」

我們告訴了他。

「我認識你們那條街。那兒正蓋着新學校呢。請你們回去告訴大家吧：今天四點鐘我們要去給他們照像。」

「那好極了，請您去吧！」我說。

我們和彼得在街上走着，心裏高興得直發熱。

「祝賀你，攝影記者同志！」我說。

「沒甚麼，」彼得回答說，「我一定要把攝影學好！」

「你一定能學好。」我贊成地說，「現在讓我們去幫大夥修運動場去吧。這樣做才是對的哪！」

（譯自蘇聯「少年遊藝家」雜誌，一九五三年九月號）

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

斯·沙特洛夫作
李·溪橋譯

有一天，列沙問考利亞：

「說謊話有什麼不同嗎？」

「當然有啊！」考利亞毫不思索地回答了，「謊話有大的，也有小的呀！」

「可是我覺得，這是沒有什麼分別的。」

「你知道的倒不少啊！」考利亞說。

他們爭辯了一會兒，就散開了。

考利亞沒有想到，他們的爭論很快地就被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解決了。

考利亞回家以後，媽媽對他說：

「列尼亞剛剛來找過你，並且給你帶來一本書。」

「他為什麼不等着我啊？」

「列尼亞着急得很呢！今天他的算術課得了五分，他要早點兒趕回去告訴父親母親，讓他們高興啊！」

「想想吧，這是什麼了不起的事！」考利亞回答說。「誰想到我今天還得了五分呢！」

「啊，原來是這樣！」媽媽微笑了，「是哪門功課呀？」

「俄語。」考利亞不經心地說出了口。

「那麼，我該祝賀你了。」媽媽說，「你真使我高興啊！」

考利亞的面孔微微有些紅了。說實在的，他今天並沒有得到五分，而是得了四分。

「我爲什麼要吹牛呢？」他想——誰拉着我的舌頭叫我說謊話呢？可是話——像麻雀飛出來一樣——已經捉不回來了。於是考利亞就說：

「謝謝你！媽媽！」

夜晚，躺在床上，考利亞想起今天和媽媽的談話。但是他很快地就使自己安穩了。

他想：『談話有大的，像象一樣大。但是也有小的，像蒼蠅那麼一點兒。四分——這和五分差不了多少。假如我是撒了謊，那只是一點點。這是沒有什麼關係的。蒼蠅是不會被人們注意到的。』想着想着他就睡着了。

過了一個星期，考利亞得到了成績單。說實在的，那不是一張很壞的成績單。全部都是五分，只有俄語是四分。可是這個四分真叫他發愁了。它突出地站在那裏，就像是空地上的一棵孤獨的樹一樣，是不能不引人注意的。這就是那個討厭的蒼蠅啊！

當媽媽問考利亞的成績單的時候，他心裏忐忑地跳着說：

「成績單沒有發給我們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媽媽奇怪了。

「我們的女老師有病了……。」考利亞的臉微微地紅了，說。

「是麗吉雅嗎？她怎麼了？」

「她……，在街上走着，對了，在街上走着……，滑倒了，手碰傷了……。」

「真是不幸啊！」媽媽嘆息着。

第二天他把成績單交還了麗吉雅。

「爲什麼你的爸爸媽媽沒有簽名呢？」麗吉雅問。

「我們家裏……發生不幸的事了。」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麗吉雅問。

「媽媽在街上走着，滑倒了，手碰傷了。」

麗吉雅搖了搖頭。考利亞坐到位子上，臉紅得像蝦一樣。

「這結果是多不好啊！一點點的謊話變大了。大概，它現在已經不像蒼蠅那麼小，

而和狗一樣大了。」